



清南文集

十八

卷一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二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陳君墓誌銘  
費夫人墓誌銘

曾文清公墓誌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歷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寔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略偉

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宗字元珍曾祖吏部  
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  
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  
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  
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  
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謫台州  
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懾縮  
粟不敢輒動巫以淫祀惑民悉捕寘於法習俗  
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贖金帛公拒  
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取絲一鈎歷杭州仁和縣  
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  
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  
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姦伏申冤枉號稱  
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  
懷希冀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  
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

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其薦爲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溯汝羸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擘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

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爲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當時以爲榮部中饑公便宜畱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畱會金人犯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

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耐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汝某官渲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既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爲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尚法豪傑斥疎亦或知之旁睨歛歛卒歛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惇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祲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

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口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羣

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口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旣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

經來見者則彥聲之平情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啓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一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收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猿騰山之原遺言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父爹娶羅氏以子回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憚懌愔恪恂忱皆吉川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

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泂澹淳浚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尙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子聞彥聲旣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卽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



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  
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擗耳疾走終身弗見  
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  
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珖三十有  
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

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  
吳陸某也君少爲進士有場屋聲旣壯屢屈於  
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二十年故時  
同爲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  
君爲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  
曰行矣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  
滫髓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悅比平日加謹雖  
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

得夙夜王事而無內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媿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霞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祕閣按理平仲歎

譽以爲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總亦穎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權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

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剝穢闕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息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絕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啓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

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

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爲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自以爲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樁鹽公以與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彥舟據鼎州川陝宣撫使司幕官有傳雱者輒假

滄南文集 十一  
彥舟湖北副總管彥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  
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  
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予其後有爲鼎澧  
鎮撫使者怙權暴橫復欲得鹽公曰使吾畏死  
則輸彥舟矣亦卒不予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  
洞霄宮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  
路廣南支郡賦入悉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  
吏緣爲姦公獨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

愜服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  
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虜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  
輒斥公兄爲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公亦罷  
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  
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駱科  
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北  
宣撫司遣將逐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  
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

平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  
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從容  
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  
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  
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媼郤而收用者  
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  
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  
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郡酒官者夫人

族子也大爲姦利且恣橫患苦里閤公亟捕繫  
獄奏廢爲民黃巖令用兩吏爲囊橐以受賂吏  
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  
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  
廢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  
官數月復召旣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  
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旣久陛下興起之於  
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

若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獎激之時太上懲秦氏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悅除祕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旣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甚偉雖都人老吏皆感歛以爲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

臺閣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息退嘗語客曰恨進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爲薦紳歆慕如此擢尙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楸歷禮部侍郎至尙書兄開亦爲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爲盛事二十七年吳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濟之令當以時下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

國太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畱公再拜  
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進退有禮尙不負陛下  
拔擢不然且爲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元顏亮  
盜塞下詔進討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  
來公方病臥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  
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六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  
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

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詔諸將傳檄數  
金人君臣如罵奴耳何詞復和邪今上初受內  
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槩如前疏而加詳旣  
封奏具衣冠遡闕再拜乃發公自宣義郎十一  
遷爲左中大夫至是以卽位恩遷左太中大夫  
執政欲起公入侍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  
爲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  
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羣臣爲父



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逢請於朝而有司疑公  
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  
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  
縣開國伯食邑至七伯戶公平生燕居莊敬如  
齋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  
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祿大夫有司諡  
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錢總之孫朝請郎東美  
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二人逢朝散大夫尚書

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右朝散  
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槃迪功郎監戶部  
瞻軍烏盆酒庫棗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  
梁從政郎監戶部瞻軍諸暨酒庫蔡迪功郎監  
建康府提領所激賞酒庫槩宣教郎裴修職郎  
監明州支鹽倉崇迪功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  
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丞李孟傳次

適通直郎新通判揚州軍州事朱輅次適宣義  
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  
從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  
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葉子強次適修職郎呂  
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  
迪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迪功  
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公貫  
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

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爲義勇  
於疾惡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  
館舍公才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  
及遭內艱則旣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  
顛眴乃已每生日拜家廟未嘗不流涕也平生  
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或求沉水  
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竝海產蚶  
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

世亡急郤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干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取

寵爲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推而上之繇黃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巋然獨存道學旣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尙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

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歿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既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絕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惰媮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於丘維以詔後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三

青陽夫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傅正議墓誌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  
青陽氏并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  
子以幼子古繼其第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  
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  
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夜婦道不以  
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

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榮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戶太安人饔服非其手調毛縫紉不以進親客至

夫人視庖厨刀七惟謹及卽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洒殺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悅肅祇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已私皆夫人所以訓也

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嫠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尙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滄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

初命教成都今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爲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爲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



驚囂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祀爲婦職者  
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  
矯自立如此於虜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  
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  
祔於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爲命今未嘗輕  
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  
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實  
兮草黃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  
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今  
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  
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  
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爲承議郎知梧州高郵  
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

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爲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旣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歲滿輒歸居山之曰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泝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

何許人老如此尙行乞邪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爲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爲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旦以告承議呼乳醫眎之而信卽脫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孝盡敬

朝文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畱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妄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於佛也於虐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贊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遂中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爲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天台之太平鄉朴塢耐承議之墓世昌寔來請銘孺人於予爲從祖姊其敢辭

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驚狼驕蠹我壺則孰如  
孺人耆老益恭名山崇崇闕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  
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廸功  
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  
孫公一時辭宗王盟翰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

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  
門蔭入官初未爲人知而孫公獨歎譽稱薦之  
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  
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  
有名號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  
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  
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邪公會  
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似

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  
兩世皆贈金紫光祿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  
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  
州南嶽廟徙摺置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  
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  
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衝替起知  
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

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  
爲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  
品淳熙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  
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墨前台州  
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公納祿恩補官女子二  
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州事司馬僖次  
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立柔孫  
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

塋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土臯尚書塢以季宜人祔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嫗問之慚不能置一辭逮問爲書者則嫗之女婿實爲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爲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旣久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虘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旣或之知又弗克施在咎所歎天嗇其壽耄耄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

女名閨孃又更名定孃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  
愛憐之謂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  
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  
八月丙子卒敢於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卽  
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  
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  
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虐吾女孤冢  
巋然四無鄰兮生未出房奧死棄於此吾其不  
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  
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徙閩  
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  
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旦五子長子卒謀葬  
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

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於家教行於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千言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市年十八入大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

主簿會女真陷全燕蔡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卽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劔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爲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奈累傳



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畱  
公爲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  
不求徙有自吏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  
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  
請於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  
湏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  
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戶產以  
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

踵公旣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寃失職  
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  
他郡縣吏多竝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  
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  
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於朝特減磨勘年遂  
爲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爲時所知  
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  
劍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

曰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寄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浹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洵凌洵舉進士奉議莅官有家法不幸與洵凌皆早世常平

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其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公當官至廉爲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閫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壟之增老猶

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頰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其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

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峩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躋踰晚乃駕筭篁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尙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鬣之封柏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江文集

十四

海古閣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四

尚書王公墓誌銘 楊夫人墓誌銘

陸郎中墓誌銘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

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於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於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於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識於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爲

近古惟丈人予之銘其辭以旣嘗狀公之行願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旣爲狀而復爲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爲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爲講孟子卽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大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拔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

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熈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熈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尙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冲眞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

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爲盜所發公卽日不待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袞欲手殺之親戚爲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旣歛葬猶不忍去墓所朝旨趣還不



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迺乞盡納官以贖第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義復讐公衮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曰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卽

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冤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迺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閑暇公至爲政如零陵時不知有閑

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於行在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芻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旣對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旣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旣不能售必至抑

配其爲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爲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息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爲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酋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察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

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場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室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臥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畱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別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

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其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卽責短狀判斷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

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息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楊州人對勞問甚渥畱爲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玉輅執綏凡所顧問占對瞻敏上甚悅有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爲發運使

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爲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彬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千彬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

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辜且遂爲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以兵相付旣受此命卽以羣盜授首爲期一有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卽曰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卽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

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秋毫無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旣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遯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爲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

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  
間道歸宜章轉運司懇之卽移諸州以爲賊已  
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  
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  
爲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  
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  
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  
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

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  
買毒藥之可爲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爲期且  
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  
亡去爲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  
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  
貸脅從未爲晚也樞密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  
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卽日戒行師徒  
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旣至宜章命湛

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曰不  
畚惟給以合符曰符至卽行耳二十九日夜半  
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  
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  
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入隘口  
賊果立寨柵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旣敗  
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  
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曰殺所

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  
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  
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初令且上其  
事於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  
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俄徙公知揚州平江  
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  
臣所不能爲也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  
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

歛避故得人爲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爲稱職沿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溼之不可移終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隳而已奏三上不得請遂就職入對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書知淳熙十

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閑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歛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內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曰先以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



農家相慶識者以爲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爲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畱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爲治命凡沐

浴歛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峰之原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

千年卒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  
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  
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溫州平陽縣  
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  
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槩今存者惟適  
曾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某官  
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  
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

曾未究一二閑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  
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  
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  
知僕爲人除害也湖湘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  
者二十年綿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  
而僕以一身當旤譴萬萬無悔於虜公可謂知  
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竝觀以出賢能公奮

於幽有德有勲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  
迄至耆艾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  
毓材豈茲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  
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鄆爲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公卿雖擯不仕  
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叅軍脩士兵部建中學易  
劉先生跂皆旣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

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寢衰矣而山堂鞏先生諱  
庭芝經爲人師行爲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  
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灋之夫  
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嫁二十有三而  
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  
而卒卒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  
一月丙申也夫人自爲鞏氏婦事山堂及君姑  
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鞏氏家法耳目濡

深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爲稱  
吾家婦宗黨姻戚隣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  
不祿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  
伯始學步踉蹌不踰闕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  
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爲之講聲形正  
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  
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爲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  
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

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而進之者  
父師莫加焉於虐非是母固不能成其子非輩  
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  
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  
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內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  
五十年散處四方寢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  
輩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大父彬父伸卿  
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

幹辦公事嶠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  
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鞏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具存夫人  
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檟  
處士所藏雖不克耐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  
士贈太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

國公考實右中散大夫贈少師公於其爲從父  
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爲童子時公已學成行  
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  
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禮部再爲第一人所與  
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某  
學日夜磨礪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  
然莊氏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歧公  
也及歧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

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  
歧公每見必畱公道往晉相從講習時事抵掌  
笑語公輒俛首蹶蹠自引去歧公亦歎息以爲  
不可親踈後輩躡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  
僚底自若也歧公免相門下士多牽聯以臯斥  
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  
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  
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爲參知政事爲

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  
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且厚也  
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尙書戶部郎久次當  
爲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  
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母益國夫人憂以歸初  
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  
刑獄兼權舶司事通判者因誅提點刑獄以危  
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

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臯猶傳輕比於是公啟門絕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亦絕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老無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公爲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爲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使指甚厲

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爲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諱練乃檄與偕往公旣極論其不可又爲詩陳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礪石刻其詩今猶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仕自修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

氏封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  
子曰梓通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  
卒曰格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  
橦曰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  
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熿曰燮  
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遵治命返葬於會稽澁塢望少師墓百步日來  
屬某爲銘銘曰

仕躋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  
於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  
公以疾卒於第越十月庚午葬於會稽會稽五  
雲鄉湯家畝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案夫等  
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  
葬將請銘於執事以大事之日迫方伏苦塊間



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卽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案夫實娶子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爲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泮川郡公大父諱賚之

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科舉而已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科調撫州錄事參軍以太中公喪解官歸除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

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難  
罷除喪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  
廷知公者寢多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  
大故公之將赴撫州錄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  
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  
受教既就職束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  
不啻在己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  
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寃狀而使者方怒風指

甚厲人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惶恐卽欲撻  
撻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寃使者爲屈因欲薦  
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  
及在建寧幕南劔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  
給羣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  
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  
三千緡明日召卒於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  
卒長皆不得一搖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

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臥內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攢宮事興公適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不可遽辦公卽曰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

攘強虜除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

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於戶部蠲除之挺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驩呼以爲晉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

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鞠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中鞠之得寃狀明白益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

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寓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忒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嗇其報子孫是貽匪筮匪龜眎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五

夫人孫氏墓誌銘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

銘 中丞蔣公墓誌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  
戶部侍郎諡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  
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  
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  
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  
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



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筭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瑒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潔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

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爲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旣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於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河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



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尙幼孫男二人曰暹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實與戚敏夫人爲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旣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於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大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尙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

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賓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廸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

金魚袋封陳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元年十月丙寅卒於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甯州鄞縣之橫溪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卽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於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於公從弟某某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芙蓉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爲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

司解又爲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  
懟有司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爲吏窮日夜勤其  
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  
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剗剔蠹弊根原窟  
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  
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別業在縣  
歲往來邑中尹爲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  
爲動尹顧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

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  
上所陳合指皆卽日施行明曰孝宗皇帝對輔  
臣稱公之才丞相王魯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  
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  
不履中閩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於壁列案皆  
簿書終日坐臥其間目閱手披室鏤漏嚴期會  
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  
肅然歲早公一先事爲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

一毫爲姦五州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  
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  
儀卿爲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  
之宣卿旣服復以寃告凡八移鞠皆然最後特  
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  
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爲疑言  
諸朝移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  
異宣卿竟不死公旣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

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  
卽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公娶  
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  
州蘆瀝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  
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迪功  
郎平江府司戶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  
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焯燁燁皆進士  
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倉宋安雅餘尙

幼銘曰

遭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兮  
分兮忘歲凶以經決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  
道則通歸築室兮老於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  
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櫝鬱鬱兮起墳崇崇閱百  
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

於魯是爲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  
以國爲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  
興陽羨縣始爲吳人裔孫伸相唐宣宗僖宗故  
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爲仁宗侍臣之奇執政徽  
宗初芾相孝宗皆不去陽羨而公之先獨益東  
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禋父  
仔宣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  
賦牧童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

氏禮期年輒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俟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其未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

入爲太學正會省官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爲司農寺主簿召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陞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曰卿文絕類陸贄省運誠不難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避久之上亦默然方是

時士大夫銳於進取者衆得上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曰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靜退乃大悅卽有是

命改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爲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氏公因對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善知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卽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密以資淺爲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

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絕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啓封則吳人衛涇也已而廷對遂爲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內禪收召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爲激昂貴近不便

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召絕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侍從卿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棄除百緡而已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



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賊吏必坐舉官既屢施行矣有蔣億者以賊坐臯而舉官獨置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庇耳同臯異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黃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

實有愧焉太史奏曰中有黑子公言曰象君德豈容陰慝棄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爲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

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竝助將不勞而成禮矣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爲得耳目之體有女冠請於皇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爲住持祝妃本命女冠入謝禁輿適有他女冠祝中宮本命者同列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爲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

恐不敢入朝羣臣不知所爲公乃抗言徙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悅曰卿此奏善處朕父子間矣封以付東宮剛曰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今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間召其徒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公因以爲諫自是遂無所召士論歸重

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笞百姓娠婦至墮胎  
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鞠治同時又有故內人  
陸靚姬者訴其夫恃爲閣門官無故棄逐且據  
有其貲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  
人妄誅公曰且莫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遣之  
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  
是大理具獄以爲所笞乃軍妻公爲風聞不實  
卽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靚姬所  
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尙  
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  
除喪復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  
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  
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  
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  
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  
中外服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椿管通融

賑民蓋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糶方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爲罪或曰是爲其所親報宿怨公盍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頽垣壞甃悠然自適讀書日莫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

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虜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尙書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溫州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老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羣才駿奔於時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丞御史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白首外藩晚躋於讒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墓隧萬世是詔



淮南文集

十五

漢書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六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墓誌銘 承議張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方伯墓墓誌銘 畱夫人墓誌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六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申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  
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  
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  
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  
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師故第時於虜  
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



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人尚幼事母已爲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爲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於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

人故祖平每言輒實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祿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之悲哀某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於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潦水齧墓趾改十於舊墓少東二百步

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  
窶不能以柩祔從事墓乃卽婺州武義縣明招  
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葬從事諏日奉夫人歸  
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爲承議郎知興化軍  
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曾棐  
孫男樗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繫女父母皆得職夫人熏陶  
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歸柩同穴慰存歿先  
刻此銘俟十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  
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  
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  
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  
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  
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

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成子歿矣得年六十有五十用十月二月壬申葬於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爲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爲銘夫人與呂君

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竒之爲擇所歸得呂君旣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爲多處事剛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爲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

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把損齊居玩道卽東偏汛掃一室肅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閫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屢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絨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曰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臥醫藥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

字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鼎皆良士孫男四人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簪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詩書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溪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於臨安

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鎡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敘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爲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饗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

幼而穎異強記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綃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爲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爲船場人

或言其非勲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邪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閑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爲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

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懟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竝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

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會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於石是爲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路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

仁公之三代也公幼穎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與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尙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旣生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歷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

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戶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贐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己而裕物捐利而篤義爲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捉吏姦以善其

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謹於境上曰奈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曰獲盜十輩意且得醢賞同僚爲言君雖怒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因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



其平德興壯縣俗喜負氣健鬪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枉後惠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爲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簞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爲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

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畱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楫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察其愬惰以爲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爲築舍數十區爲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暴衣露盍之患公亦

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主今爲利而  
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人仕然志在  
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  
卒遺橐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  
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  
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嫁  
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戶參  
軍趙善駭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益之  
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  
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於山  
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耐前葬來請銘銘曰一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間秩中郎返蒿焘  
我作銘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暮墓誌銘

伯暮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  
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

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爲駕部郎中父豐之右廸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謩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謩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

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他童子從師授經旣退意不滿爲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旣冠遊鄉校試屢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謩甫年尚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徙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呂熏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礪浸漬以至於廣大高剛者蓋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謩甫有以受之也伯謩甫旣見朱公

卽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爲進士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揜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伯謩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能食者彌月乃

已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庫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旣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崧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十葬於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謩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絕人莫能追及而伯謩甫之作則閑澹簡

遠有一唱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圓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橐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惟賣藥可爲然子孫繼爲之有怠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爲之愈也大抵伯暮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暮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爲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爲伯暮甫之墓

畱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於山陰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於母氏相恃爲命稍長娶婦韓賡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韓治家事

以待賡歸賡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賡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卽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於執事賡忍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畱氏常山之馬虺人曾大父唐大

父承父師古世爲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尙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己者輒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之學

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  
以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  
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館新知樂安縣劉壽前監  
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男曰魯孫女長適進  
士翁時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某日葬於清  
平鄉官檣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會莫之紀埋玉  
於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文集
十六
漢書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七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王季嘉墓誌銘

石君墓誌銘

夫人陸氏墓誌銘

程君墓誌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虜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  
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  
未以爲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  
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  
傷歎息有不能自己者某自壯歲客遊四方獲  
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公諱郊

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糯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爲姦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羣吏縮粟至相語以公白事

爲憂未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虜猶  
窺江淮上慨然息却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  
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  
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檄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  
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  
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鳳院丞  
大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  
疎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  
不力惟淮南新被虜禍民械徙未還臣當體聖  
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  
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員琦獻羨緡八  
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訖得  
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  
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  
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  
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

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愆故酋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上頗采用其說公因言眞爲揚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

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旣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眞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鄂爲汪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異時多縱肆

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強自如縱羣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

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尔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命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輿勢爲私請公弗聽俄獲興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興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卽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臯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爲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

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邪歲大疫公爲之營醫藥以全否爲醫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轉民家一牛死貨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於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上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邪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云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荆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三之者施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

獄怙權侵官公略不爲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者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公賴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祕閣公祔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當吳越大道

有病於旅死於行公以私財療治歛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爲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尙傘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闔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



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葬於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女

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卽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謂天畀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

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旣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爲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邪用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躓言歸江濱風雨財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孛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  
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  
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  
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  
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然語之曰  
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  
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

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  
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爲邑以最  
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  
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  
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  
矣予作而畬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已皆可賀  
也及卒予聞計歎驚爲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  
君仕雖躋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敘

而銘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  
大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  
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學  
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敬有法與兄時  
敘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戶參軍  
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  
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  
郎賜緋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

丞相史魏公言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  
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皆以爲當然者父子異  
宮天下爲家東藩之守猶異宮也然父子兄弟  
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  
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  
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  
不果行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  
天下必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

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爲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爲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

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爲不足言故皆略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橐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淑柔孝恭晚益

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  
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  
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  
郎沈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尙處孫男  
五人與點與回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尙  
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  
葬於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於學晚益富年過六十  
是亦壽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  
芝在庭驥在廐築丘植櫟曰高茂盛德表表宜  
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爲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  
梁開平中分剡爲新昌君之籍在焉爲新昌人  
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爲范文正  
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爲聞人而石氏益爲名家

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  
邑人皆推以爲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  
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以  
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  
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  
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  
舌飾詐售僞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  
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

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  
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  
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  
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  
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  
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  
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  
棋投壺或終日廼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

之喪遣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問議同  
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  
子提刑宗昭將終爲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  
之鮮克舉如此於虘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  
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  
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  
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  
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  
之原實耐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躋報不在身  
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薦紳  
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  
侍郎劉公岑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  
人幼有美質懿行旣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



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縝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予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縝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生茗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劍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

君生遂以劔命之幼讀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爲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槩聞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爲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息捐肝腦死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強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

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讎恥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爲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說摛近似語以爲訕禍且叵測母夫人

憂懼不知所爲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毋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久之起家爲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迂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

蘄州薨矣君吊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於番陽縣鑿山之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

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臧誨一孫蒞始子自蜀召歸出爲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爲贄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動一時卽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彌名教中蹈嶮難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劬



清宮文集

十九

沈百階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八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監丞周公墓誌銘 夫人樊氏墓誌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爲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爲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太中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

者得其副亦歎以爲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  
疏次第之置奸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  
官數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今  
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適則公之考  
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  
岳少保飛爲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虜鏖戰走  
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  
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  
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  
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  
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閱歲  
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  
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其鄉以爲  
耻詬聚謀亂令託辭委縣去以印屬公公不爲  
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以禍福杞惶恐  
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



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卽以民拒官爲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爲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卽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異其能方薦於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爲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爲證旣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懵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眞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卽以釋義子去湘

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爲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眙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粟

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爲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印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甚爲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爲此榜以爲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

師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鞫獄矣爭至莫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冤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毆非震也公曰臯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未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爲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

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教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爲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爲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

緡錢其低昂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其事論薦於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告院造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翺翊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

中客至門見公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  
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饜足退而見舍人碩大  
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爲國光華史冊所載殆無  
以進焉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如仕州縣  
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  
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  
紵目前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積姦弊至衆公曰  
夜窮極弊原髮櫛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

善藥方擢寘要官而近比厄於未爲郡公亦小  
疾患彷徨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中貴人籃  
氏殖產於崇德縣名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淳  
者糾之籃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判  
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籃又白腳必如法乃  
可一郡稱快故人子藥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  
朱樗年忿爭交訴於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  
從者不少貸民張璿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

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兄以告官公爲逐  
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璿爲兄弟夫  
婦父子如初其爲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  
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  
讒作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  
命駕去郡人錢公孜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  
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  
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歸過國門右史方

請外乃檣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命使  
全國右史將懇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  
我畱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  
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旣渡淮而北公女  
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  
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比其天家人不敢告而  
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遂卒享年六十  
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祕閣蓋

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鐸三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恢疎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遜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於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里大富嶺藉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其爲銘其與舍人同爲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耄疾

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  
綿綿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躋  
有功兵間傳家禾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  
而躋是生記注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  
子聘於幽公逝不畱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誰  
不終貴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都  
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爲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  
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澈惠  
澈生閑閑生兒兒生丘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  
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景融景融後  
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猶居吳遭唐季  
之亂始徙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



演演生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  
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  
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  
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  
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  
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  
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  
灌甚至十三學爲進士卽有聲十六諸父開以

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  
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爲不可及  
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閔世學多  
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  
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  
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  
爲朝士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  
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

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於其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度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項黠朱曰邁鄧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尙處先生葬曰迫幽隧之銘未刻旣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旣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銘之銘曰

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旣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

不少畱使耄齒今伯章之志在其子兮我銘於  
隧亦以誄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詵左  
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會祖妣郭氏祖妣  
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  
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  
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亂不能北

歸因家焉光祿與弟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士  
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  
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  
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  
補將仕郎易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  
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參軍適歲旱盜起分宜  
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  
召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羣聚貸粟以目活耳桀

黠爲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策俾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全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莫薦於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剛敏常有餘民柏飛

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旣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卽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旣獲公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爲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事怒公卽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

言邑賦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追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賤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什者一切爲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陞辭所陳又合指命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爲

擾既損其半而監亦遽廢亟復會歲薦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產鐵炭民以不售爲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而爲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管鼓鑄未始殺以鉛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爲其始殺鉛以鑄臣嘗視視之鉛之精者爲飛煙其滓惡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爲用亦

嘗以入鉛不入鉛錢較其堅脆及治爲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官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萬以羨餘爲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爲例會征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爲鑄本可歲得三萬緡代

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城北以禦濤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俸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於州

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徙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尙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宰相

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曰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謹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

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爲已害復不可交訟於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讎其直柘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城溉田三百

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爲兩支其一掠縣壩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爲相水之衝爲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



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於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爲公之賜言者誅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益公薨

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廿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縉蚤夭綱今爲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二人頌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尙幼恭人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

品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  
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己子伯氏宜春守出  
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爲治產築室  
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人有  
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  
方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  
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貶公亦  
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

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  
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  
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瘞成因以自號有文  
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  
旣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贊之狀來  
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  
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言尙可想也而  
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

曰  
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人不以爲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業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

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徙義爲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爲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得年冢婦嫠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

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爲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五月

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卽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杲揚烈揚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敘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

見戴元崇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  
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  
人尚幼琳子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  
予於山陰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殯之  
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  
寡過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三十九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陸氏大墓表  
詹朝奉墓表

孫君墓表  
何君墓表

孺人王氏墓表  
令人王氏壙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目錄

終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  
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爲善鄉人過其門  
察車者式放驚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所謂一  
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  
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其以大義寬譬  
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曰是稱

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莫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賙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甃甃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

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爲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卽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闔壯園林臺沼爲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峰老人曰置酒觴客笑談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於新第享年七十有三明年嘉定改元正月



甲申葬於石陂塋岡之原初君從良在平園誠  
在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  
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求  
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  
是諸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  
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  
婉嫕有法度先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  
一鳴一德太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

行女子子二周瓌曾煒其壻也孫模果榮集家  
棊桌棊茶槩榮模槩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  
二其壻曰吳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布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親惠以  
及人世與其仁冠弁戔戔後從前訶憂媿則多  
積書充宇行必稽古孰予敢侮於虐孝求學講  
行修言歸於丘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  
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  
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  
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夫贈議  
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  
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  
挺爲侍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  
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

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  
碩人歐陽氏貫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旣異於  
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  
處羣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  
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  
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  
仕郎調右廸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  
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

書詆斥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林連去國不  
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晌爲守揣時相意日  
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旣去而正議  
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歎之  
語頗及時相晌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卽爲告  
密之舉時相大忿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  
之友壻且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  
千緡贖之雖究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

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  
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爲大縣地百萬畝吏  
與豪民爲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  
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  
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  
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旣多又  
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  
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

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旣成顧縣學久弗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

梁道路廡置委積產葺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摧貨務都茶場公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

苟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媿事士民輒譁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於朐而豐清敏公朐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爲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秦州秦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

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剛安墓在  
郡境遣郡僚致奠人士爲之興起旣擢爲尙書  
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  
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  
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至朝請大  
夫八月庚申葬於會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  
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  
子二人溱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  
喪如公喪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  
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邦傑次尙處孫男女二  
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尙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  
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  
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  
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  
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  
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

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旣歿之年溱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床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

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菑畚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晚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栝孔碩戔戔高丘過者必式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耐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耐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

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以爲殤子昌國家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爲其娣不可考也四世祖太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係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於太係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

或爲某言鄉民鉏麥得石表艸間蓋陸氏祖塋亟往視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爲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藝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羣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於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二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



州事其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爲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爲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

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於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旣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

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間之莫敢後嵬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於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與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

置不較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歛具歸裝一切皆出公力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姓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經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

卒官之公所爲大率類此不可槩舉古所謂可  
以屬孤託死者公真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  
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  
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  
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  
定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  
參軍養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  
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

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強學好學好問好禮  
好謙好修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  
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排岸  
兼拆船公事卒於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  
次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  
者無以爲功則肆爲侵刻行道爲之咨嗟君與  
爭不聽卽自劾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  
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

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爲之言皆得  
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得  
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癰瘡驚問故以實  
告且曰懼爲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  
是疾遂不可爲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  
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  
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  
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讞辭雖位下而年不遐

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  
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爲墓表且曰願其爲  
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  
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爲也  
是爲比後世尚有攷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  
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述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於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

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與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於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

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爲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爲損哭泣君於是奉嫠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旣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

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益哀憐之復爲立後胡氏之祭繫君力得不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爲常有餘又以及媼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糴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

數曰所得幾何奈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  
流徙者縣竝海隄防數決在任者欲泆湖募人  
耕其中積粟爲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  
矣泆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  
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  
得不廢君之所爲大槩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  
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  
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葬於龍泉鄉澄清

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  
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  
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旣納銘窆中  
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虜義修而命室施豐而  
報畚維報不忒亦不在亟尙其後人克肖君德  
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

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難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輩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橐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



一日取息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息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息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姓名中字正節濰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大夫直祕閣大父諱慎修廸功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嶠贈承事郎字季夷負天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龍圖閣待制諱伋之

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二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至除喪猶

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怨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於會稽山陰清嶸北塲之原三子拓棟操二女尚幼予與待制及季夷少其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氏則表孺人之墓宜墓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虜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  
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  
五月甲戌卒七月己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  
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  
尉子煥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  
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四十

祖山王塏銘

定法師塏銘

良禪師塏銘

高僧猷公塏銘

別峰禪師塏銘

海淨大師塏銘

松源禪師塏銘

退谷雲禪師塏銘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祖山主塏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  
曰紹祖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  
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曹曰  
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  
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不去倫欲新  
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成鬱爲

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困大庖床敷潔溫  
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謂有子矣祖既老  
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  
藏經以歸祖不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  
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  
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  
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況至四世閱百年而不  
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  
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  
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  
峨嶠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塋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  
凋落芻蕘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  
論鋒出亦莫與顧爲之懍怵不樂一日有叩戶  
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骨巉巖如

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衮衮如黃河之行地中爲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廼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畱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呂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

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慧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剎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稿者猶

間皆受記劄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翁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皦一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妄一此丘輒得名山壯刹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爲菴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橐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中菴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永銘於予銘

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躡道成謗集廬阜峨峨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塏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



山之律部莫不窮揆歷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  
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聞名儒賢士雖  
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嚴取與  
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  
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虜賢哉  
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爲童  
子十有二歲祝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  
擇交得其學又遊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

疑二師皆自以爲弗迨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  
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  
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  
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  
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管所著書大行於世  
院亦益葺號爲壯刹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  
爲畱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說  
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

安歸邪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  
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所往來者  
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  
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卽菴之西建塏奉靈  
骨及舍利以葬脩仲度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  
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  
又十有七人隱於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其  
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爲利誅  
不爲勢撓未嘗不與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  
爲人可謂有古高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  
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峰禪師塏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爲嶓爲嶮嶮東行紆  
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  
爲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嶓山

通義捷爲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爲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溥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爲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坦叔生爲龍游李氏子世居峨嶠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

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蹟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峰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旨何法接人師

舉起拳園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爲從上諸聖  
用者師卽揮拳園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園  
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畱昭覺三年  
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  
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尙何以說法爲  
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園悟亦  
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園悟密  
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泰福嚴月

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畱  
之師潛遜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  
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劔  
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  
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  
顧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  
歸始住臨邛鳳皇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  
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

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  
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  
意稍稍或間濶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  
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  
山館師於上方白畱守張公燾舉以代己師聞  
卽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爲金陵以保寧延  
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  
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

加焉異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  
夏潭帥張公孝祥嘗延以大瀉山師與張公雅  
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  
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  
度不可辭迺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  
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  
七月至行在所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  
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

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  
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  
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  
非別人語上爲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  
再畱使畢其說迺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  
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  
圓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迺築大閣祕  
奉以侈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

不返相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  
別峰二大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峰  
得請明年上受內禪取向所賜宸翰識曰御寶  
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住見今住山智  
策告別策問行曰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  
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  
返寺之法堂雷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  
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峰之西岡壽八十

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奇智  
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密等百四十  
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  
之從師祝髮又得記薊遼迹巘岫終身不出師  
既示寂上爲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塋曰  
智光菴曰別峰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  
至門人集爲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  
要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  
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  
屬某銘師之塋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  
茆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  
圓悟再傳是爲別峰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  
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旄期  
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  
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  
爲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爲終乎

海淨大師塋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簡貴士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詞已而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

祕院本遽篠表丈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爲名利請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尙在邪又五年予臥疾鏡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塋于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



年九十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人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簪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銘不磨

松源禪師塏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羣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

衣掃塏服受五戒於天叻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旣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卽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

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聾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卽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

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  
饒之薦福嗣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  
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  
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  
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  
旨以昇師驪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  
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卽上章乞罷  
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  
不少廢倡道忽坐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  
人爲甚麼擡腳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  
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  
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  
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  
坐夏四十奉全身塏於北高峯之原塏成之四  
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  
鏡湖上年過八十病臥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

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  
同叅李德遠每與其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  
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齒翠下臨雲雨如立  
于日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  
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  
息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  
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  
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叅禪於一笑中  
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鏃脫手碎首  
裂肝彼昏何智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  
法力所持此壙巋然

退谷雲禪師壙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  
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  
家塾成童入鄉校穎異有聲旣冠遊國學因讀

論語中庸有所悟人後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鍊菴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鍊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靈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

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曰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比師

歸獨三門歸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邃廡崇闕傑閣益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早辛亥作偈別衆曰意鳥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

十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塏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復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畱逾年不肯去辭指懶款予爲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爲

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爲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身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渭南文集目錄

卷第四十一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祭梁右相文

祭龔參政文

祭魯國太夫人文

祭王侍御令人文

祭祝永康文

祭劉樞密文

祭蔣中丞夫人文

祭趙提刑文

祭勤首座文

祭許辰州文

祭韓無咎尚書文 祭胡監丞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祭曾原伯大卿文 祭大姪文

祭十郎文 祭朱元晦侍講文

祭方伯謨文 祭張季長大卿文

祭周益公文 尤廷之尚書哀辭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辭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風御上賓玉衣永闕生堯鈞弋尚懷帝武之祥  
從禹會稽遽奉寢園之卜母慈罔極坤載無疆  
方同軌之畢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難契濶  
歸慰聖主問安之誠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  
之福陰功陽德上際下蟠歷邃古而罕聞知聖  
心之無憾臣藩維有守愴慕徒深自斷栢城神

馳翬御敢修饋奠之禮少致攀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於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  
天降爲甘澤散爲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輪囷  
磅礴或卷或舒以自適於埜水之涯荒山之巔  
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異出處之偏哉公之在  
朝道大材全不爲世變不爲物遷顯相廟郊華  
袞金蟬太平之功溢於簡編謝病而歸大節愈

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祿不足顧畱遂委之而  
僊乎抑公之學得聖所傳視生死爲一區等華  
屋於荒阡乎又豈如雲之旣散廓然大虛則前  
日用舍初不足以爲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揜  
豆獨區區之詞寫其肺肝者公豈捐之乎

祭龔參政文

某官劔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

悼屈忘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  
公歿荒徼山川阻脩萬里孤旄官事有守不遑  
往弔寓哀一觴公乎來酌

祭魯國太夫人文

嗚呼晉先太師遜世懷寶播慶於家生我元老  
維少傅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繫夫人少傅  
在朝衮衣繡裳帝錫夫人御醴宸章少傅在藩  
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金重帛僉曰盛哉其榮

則多夫人曰嘻其報伊何帝虛元弼方屬少傅  
於時夫人以疾卽路煌煌安輿少傅實從天祐  
德人萃其初終其受恩門闌義均子姓晚偕婦  
息升堂修敬萬里羈宦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  
裂寸心送車麟麟傾動鄉鄙隕涕羞奠形畱神  
往

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嬪德門象服有燁娣媵如雲

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頎然薦紳世所  
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焉依  
如在鄉鄰遭此不淑慘然酸辛尊卿之微侑以  
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羈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庥幾  
白首相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  
一病莫還遺孤子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

百年玉裂竹折喟其永歎公守導江齧蘖飲旨  
凜凜色詞請謁莫干人或謗嘲公守益堅雖管  
君子終此實難云持此歸何憾九原公喪之東  
丹旄翩然我病莫興撫枕涕潛天辭羞奠尙慰  
營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  
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

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而重朋友之責自屈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人之所忽公之所畏咎歲癸未某始去國見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簣祭不及時實負盛德尙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蔣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閔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敬蘋蘩之薦是生耆哲來瑞暉時大邦開賜沐之封列鼎極循咳之養奄聞不淑靡究遐齡窀穸有期川途云遐雖莫綴千車之盛顧敢稽一酌之恭仰冀靈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暉爲國壽雋建牙淮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諗挂冠

決去其高靜退之風易簣亟聞何勝殄瘁之感  
其早託通家之好晚逢攬轡之行揮塵軒昂恍  
如昨日拊棺摧痛莫喻孤懷敢陳一奠之恭少  
敘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  
賦詩藝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  
比獨怪公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頽然  
野鶴尚在日也卯塲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  
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龍文之茗沉水  
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  
太常之第曾中吞九雲夢耻裁光範之書抱沉  
英之歎者十年分其理之憂者兩郡人之不淑  
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

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之別魂兮未遠  
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无咎尚書文

兄之初載甚躋而躋逢亂客吳萬里孤騫文方  
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莫救  
兄勇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餽誦書鼓琴志操  
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  
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

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歡然兄牧東陽  
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  
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酌柩前  
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  
有守喪車莫攀蓐鄕之奠敘訣終天

祭胡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合  
何罪於神乃者起家往守宜春臨別慨然握手



江津曾未逾月乃以計聞舟載銘旒返其鄉枌  
臺省袞袞公獨逡巡室家嘻嘻公獨悲辛我雖  
晚交甚知公真適苦骭瘍奠弗及親尙想平生  
寓哀斯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晉先大夫懷寶里閭沒世不耀乃以其孤屬之  
夫人道德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廊廟  
榮養五鼎眉壽百年其德彌劭高識超然朱門  
畫戟視若蓬藿再入都城曾未溫席翩其歸旒  
方歲之惡公私交病冀寬賦調而河圖公遽以  
憂歸道路相吊我登門闌情均甥姪宜送宅兆  
官守所縻矢辭傷悲薦此清醪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敏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窗螢几  
不足以言其勤冢書壁簡銅牆鬼炊不足以名  
其博文辭典奧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之庭猶

當置諸天祿之閣時方越拘攣以用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惠文之冠弗預甘泉之橐痛結慈闈悲纏華萼凡閭巷之故交想話言之如昨聞訃相吊摧然涕落羞一醜以祖行冀九原之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先少傅之長孫岳州使君之嫡子早列仕籀坐五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爲命嶺海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灰燼之中藏槥於松楸之次煩冤痛酷竇涕何言歿而有靈歆此薄醜

祭十郎文

自汝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耐葬於先少師魯國夫人塋兆之南岡距汝母令人墓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所願哉感念疇昔悲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